



怀念我的母亲

■王 灏

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等到我党校学习结束就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她含辛茹苦哺育长大的 5 个儿女，人生定格在 81 岁。2016 年 10 月 30 日，也成了我悲痛和永生难忘的日子。

当时是周日晚上 6 点 30 分左右，在家里刚端起碗吃饭，二哥突然打来电话，他哽咽着，声音颤抖地说：“咱妈走了。”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刹那间脑袋一片空白，随后悲从中来，我心想，未来没妈的日子该怎样面对呢？我马上订了第二天早 7 点的机票。

从贵阳到郑州飞行了两个小时。朋友接到我便一刻不敢耽误急忙往家赶，中午 12 点到家时，头戴孝帽的大哥已在大门口等我，当我听到他哭着说“没有妈了”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已安详地躺入放在堂屋的棺材里，姐、哥、嫂、妹及同村的近亲身着孝装守候在母亲的棺木旁，忙前忙后。看着母亲的遗容，我手扶棺木哽咽着说：“说好等我党校学习结束回来的，怎么不等我啊！”随后听二哥说，母亲直到弥留之际，一直不准他们打电话给我，唯恐影响我工作。

为了办理母亲的后事，院子里已做了一些收拾和布置。

母亲一生要强，也很能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当时困难的家庭付出了很多辛劳，吃过不少苦，晚年才享了一些福。

我常年在外出工作，尤其刚参加工作的前些年，为工作为生计为家族，我回老家次数很有限，母亲也不愿意让我多回家，唯恐影响我的工作，怕我多花钱，有时还嘱咐我没事电话也要少打，浪费电话费。

近几年来，随着母亲年事渐高，我回家的次数多了，一年回去几次也是常有的。双胞胎女儿连续两个暑假都专门安排时间回老家陪她们的奶奶。

每次回到老家，在老宅大院里，母亲行动尽管不像年轻时那样利索，但佝偻的身躯从早到晚忙活着，我心里很踏实，情感上有了依托。尤其是早上睡到自然醒，母亲早已把饭做好，内心涌出的幸福感如同当年小时候放学回家的感觉。

母亲去世的第三天，按老家风俗如期出殡安葬。出殡当天天气很好，同村的人几乎都过来帮忙，按风俗成立了以长者为主的类似治丧机构，分工井然有序。单位亦安排了两名同志前来吊唁和慰问。母亲去世前十多天，为减轻子女的经

济负担，她有预感似的把个人积蓄的 12000 多元钱交给了二哥，让其办理后事。

出殡回来，回到我成长至高中毕业的老宅，随着几天的热闹散去，顿时感觉空空荡荡，再也看不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了。坐在昔日母亲给我收拾的床铺上，睹物思人，悲从中来。

父亲早于母亲 23 年去世，随着母亲这一走，属于父母的时代结束了。但工作生活仍要继续，兄弟姐妹还要经常走动联系，保持好亲情关系，让各自的家庭和睦，在各自的岗位做得更好，这也是父母生前的愿望和要求。

当天晚上，我们子女 5 人聊了很长时间。一起回忆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极其艰难困苦岁月。那还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父亲多病，我们年龄尚小，仅靠母亲与大姐挣工分，一年到头总有那么一段缺粮挨饿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因小时候生病导致耳聋的大哥。大哥 50 多岁，智力、体力正常，生活上也完全能自食其力，因是老大，在困难时期为家庭做出过很大贡献。大哥一生没有成家，这是母亲一直



担忧的。为此，母亲留下足够大哥吃两年的小麦，还一再嘱咐我们，将来大哥年纪大了一定要对他好。

一晃，母亲去世快三年了。三年来，外部世界和我的工作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自 2015 年底履职原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三年时间里，单位连续两年在市里年终绩效考核中获一等奖，个人履职考核亦连续两年评为优秀等次。今年初，我到了一个面临全新考验和挑战的岗位，目前工作成效初显。双胞胎女儿一直在努力苦读，信心百倍地备战高考。这些也可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了。

可是，工作生活的充实和忙碌并未减弱我对母亲的思念，这份思念反而与日俱增，特别是每逢佳节，“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种悲伤思绪更为浓烈。没有母亲的日子，重要的情感支柱失去了，电话唠叨与嘱咐不再有，回乡探亲的次数少了，只有在清明节来到父母坟茔前，表达亲情寄托哀思。

高考的味道

■曹新旺

高考是什么味道？从考生的角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高考。从家长的角度，我深有感触！

2017 年女儿参加高考，我提前订好了宾馆，请假作陪。说是作陪，实在是坐卧不宁。我与大多数家长一样焦虑着、唠叨着，问这问那，大有指点江山的味道，其实帮不了多少忙，基本是添乱。

看我跑前跑后，问东道西，絮叨个不停，女儿说：“爸，你烦不烦？”我说：“不烦呀！”

女儿说：“你不烦，我烦！”

女儿虽然嘴上说“烦”，但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是很感动的。

要问我高考中最怕的是什么呢？晚点！一旦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考场大门不会再为你打开，那就意味着这一门你将是零分。也因此，家长与考生的时间观念都非常强。即便是这样，还是有晚点的。

高考的第一场，考生按规定的时间进入考场后，大门立即关闭。半个小时后，一对母子满头大汗地来到考场，但为时已晚，这位考生已超 35 分钟，警察叔叔没有让考生进入考场。母子俩泪流满面，这位母亲跪在地上求警察，那哭声真是撕心裂肺，在场的不少人跟着抹眼泪，也过来替母子求情，但终未能如愿。

当时，在现场的我也跟着掉下了惋惜的泪水。

想到真切发生的那一幕，我心里越发紧张。那两天，我把我和老婆的手机都定了闹铃，晚上根本睡不踏实，生怕错过了时间。中午让女儿休息会儿，我就索性不睡了，坐在那儿刷手机，紧盯着时间一秒一秒地变动，搞得神经兮兮的。那种担心和紧张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有时，人越怕出情况，越有情况。考试的第二场，开车送女儿的路上，在一个拐弯处，“咣当”一声，与一辆轿车相撞，心想要坏事，汗也下来了，但我的第一反



应不是车撞得怎么样，而是想到要立即安排老婆与女儿下车打的去考场。对方也下车了，巧的是，也是送孩子考试，两个孩子还在一个考场。车撞得并不厉害，也没伤着人，我问：“哥们儿，你看怎么办？”这哥们儿也爽快：“有啥好办的！赶紧送孩子进考场才是正事！”我说：“对对对，考试才是正事！”我们一前一后把孩子送到了考场，相互留了电话号码，成了朋友，这也是女儿高考中的一个意外收获。

考场内孩子们不轻松，考场外的家长心中也忐忑，焦急等待着孩子们下考场。铃声一响，家长们急急地涌向门口，踮着脚，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寻找自己的孩子。见面的第一句话十有八九是问“考得咋样”。我注意观察，孩子们的表情很复杂，有笑逐颜开的，有愁眉苦脸的，有眼含泪花的……孩子们考得怎么样，从面部表情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我们这些家长呢，也随着孩子的变化而变化，有的比孩子还着急，有的跟着孩子抹眼泪，那场景真似一幅人生百态图。

高考结束后，有一种等待也让人心急，那就是高考分数的公布。好不容易等来了分数的公布，上网一查，女儿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与她所估的分值相差十分。我当时也有点不冷静，就数落了她几句，眼泪汪汪的女儿一声不吭。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再批评了，女儿当时已经够难受的了。

分数出来后，并非万事皆休，为孩子填报志愿才是最让人焦虑、忐忑，备受煎熬的，既考验智慧也考验知识，填报不好，一旦脱了档，就意味着孩子白辛苦一场，预示着孩子又要再战一年。

那几天，我与女儿几乎没有合眼，把个招生指南翻来覆去查了好几遍，在电脑上也几乎把所有的大学查了个底朝天，用红笔、蓝笔密密麻麻记满了十几页 A4 纸。也可以骄傲地说，那几天，我把中国所有的“985”“211”等大学的特性、在河南所需的分数线等问题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填报志愿那几天，那是真的辛苦，眼熬红了，嘴上起泡了，对比得眼花缭乱，思考得头昏脑涨，本来自己平时是低血压，那几天给整成了高血压。我与女儿开玩笑说：“老爸上学时要有今天给你填报志愿这个劲头，也考上名牌大学了！可惜我这一身才华了！”女儿听后哈哈大笑，然后撇嘴不屑地说：“我咋没有看出来！”

“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击老爸，真没良心！”我佯装生气。

最终，女儿考上了一所“211”学校，高考的硝烟就此消散，我的心也归于平静。

这次经历，也成了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记忆。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高考，但这次的经历也算弥补了心中的遗憾，也从另一角度体会了一把高考的味道，这味道有点苦涩，不太美！

五月（外二首）

■聂山峻

温柔的风
波下满世的绿
土地里荡起芬芳
我匍匐于田间
将梦写入诗行
麦子舞成醉酒的模样
西瓜苗拥着阳光疯狂
布谷从头顶飞过
喊出我的希望

种子

种子是一粒梦想
埋入眷恋的土壤
春，为它尽情扮装
清香怡人潋滟层层绿浪
经过日子的修剪、培养
不惧风刮、雨淋、暴晒
心怀阳光，尽情生长
开花结果后
将亲历的岁月酿酒
餐桌上飘来阵阵芳香
幸福，飞上庄稼人的眉梢
栖息在结满老茧的手上

五月麦香

布谷歌唱
受孕的小麦
贪婪暖风、艳阳
隆起灌浆的肚子
劳动结晶成金黄
招摇田畴，弥漫村庄
虔诚守望
丰收的喜悦
流淌在阡陌上
心底盛满麦香